

## 上海守城守家记

秦文君

身房，那之后，少出门才算真正落地。

守在家中的日子，经常隔窗眺望淮海路，原来的人海、车海、商海、学海都不见了。尤其是天气好的大白天，天空非常澄净，阳光暖暖地普照，路上却没有漫步的行人，没有小孩的喧闹，这寂静如空城给人空落落的感觉，这记忆和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忧伤和恍惚：这还是我的上海吗？

相比之下，喜欢夜晚，待到各家各户的灯纷纷亮起，周边璀璨一片，仿佛云开日出，暖意陡升！每一束光仿佛在说：我在，你在，他也在。也许我们素不相识，也许我们说着南腔北调，此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为上海守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被动承担，而是和许多人一起努力铸就一个平安的世界。

守城的日子里，时时被海量的信息陪伴，也被它包围，有怀疑，有悲伤，也有对民间智慧由衷的赞叹，更多的是升腾而起的感动。触及魂魄的主题不



傻瓜相机

难以横刀立马，去前方救人性命，但可以自救，克服内心的恐惧和尖锐的不安，去思考该做的，能做的。认识社会和人性有无穷无尽的机缘，在特殊的日子里，朋友们声援前方，以各自的方式尽菲薄之力，用善举参与救人和助人。其实，守住自身的真诚和善意，何尝不是最完美的自救！在守城的日子里，不少作家沉下心奋笔疾书，翔实记载抗疫中的人性之光，整理这段非常时期的理性痕迹，让痛彻的感觉、民众思想碰撞的轨迹和个体的记忆用文学的形式留下来，

永不遗忘。

女儿萦袅牵挂我们，把一些实用的防疫信息发送给我们，尽己所能，跑遍城内的大小药店去购买口罩，可惜都断货了，连当地最大的网购渠道也无口罩供应，最后她终于在一家装修公司的门店买到一批口罩，当即千里迢迢邮往国内。滞留在外期间，她开始埋头创作《小熊包子系列》第三季，还是不由自主地将抗击疫情的情境融进了故事。

对于参与守城的孩子，何其不易！孩子天性好动，喜欢亲近人，亲近大地和阳光，整天窝在家，旺盛的精力找不到出口，无聊会找上门来，消磨着人的意志。其实，对抗无聊最有效的方法，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自己忙起来。不妨找有趣的事做，找能传达友爱的事做，找能让自已长本事的事做，或许也应该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人有了目标，无聊就自然而然地远离了。

今天的孩子们真是任重道远，世界留下了太多的难题，在等待未来者做出优雅而科学的答卷。这次人类和新型冠状病毒搏斗，可以说是人类和病毒相互认知的过程，以后这样的搏斗是艰巨而漫长的。无数的挑战在前面，期待未来的小主人们，保持天然的勇敢，努力求知求真，崇尚科学，延续理性，热爱并善待大自然，在困境中不害怕，让爱和坚强，善良和勇气永不停息。

在上海守城的一个多月里，我给小读者写信，另外还写了不少信，是给老母亲写的。我多年不给老母亲写信，她就住在离开我一条街的小区。89岁高龄的母亲听力不佳，不愿接听电话，记性也不好，看报纸往往前看后忘记。为她送饭菜的阿姨回乡过年去了，我每天安排她的营养餐食，给她写信，把字写得格外大，便于她在我不在身边时能反复读。信里会分析疫情，反复叮嘱她万万不要出门，写的是实情，读起来仍有一点像小小的恐吓。母亲把这些信珍惜地收起来——在特殊时刻，对于年迈的母亲，这些信就是爱。

爱和责任是这世界永恒的光，也是人们抗击疫病的最朴素的动力所在。

吉祥如意  
马广生 篆刻

画眉鸣春，声音清亮清亮的，再下点雨，湿了青山，雾蒙蒙的，就更美了。清代画家华嵒《春雨画眉》图，描绘出这一幕。一只画眉立在枯树的枝头上，弓着身子，睁着眼，注意力非常集中地朝下看，并张着嘴在叫。树下，月季开了几朵，瘦竹风中摇曳，湖石稳稳矗立。题识云：“画眉声里春山雨，细细飕飕偏耐听。戊辰春三月，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钤“华嵒”、“布衣生”、“枝隐”三方印。图中画眉在叫什么？看什么呢？大概看到的是春，叫的也是春吧！

## 鸣 春

陈 迅

树的枝头上，弓着身子，睁着眼，注意力非常集中地朝下看，并张着嘴在叫。树下，月季开了几朵，瘦竹风中摇曳，湖石稳稳矗立。题识云：“画眉声里春山雨，细细飕飕偏耐听。戊辰春三月，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钤“华嵒”、“布衣生”、“枝隐”三方印。图中画眉在叫什么？看什么呢？大概看到的是春，叫的也是春吧！

在得克萨斯州普尔的那些日子里，无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我都会出门去溜达一圈，走出房子有点像打开心房的门，一种与天空和大地融汇一起的敞亮感觉，尽管住着的房子不赖，高大，宽敞，4000 平方英尺的 House，上下两层，一条狗，一只猫，一只兔子，一大一小两只乌龟，还有一些家具、一套让猫划得伤痕累累的沙发和挂在墙上的照片。

那里与其说是小区，不如说是个村子，从房子后面拐个弯，走过十几栋房子，就到路口了。路口对面也是个小区，另一个村子。然后就是路、桥、教堂、小店、超市，傍晚的落日和彩霞，白天的树林子和风。人是很有意思的，无论对人、对景、对物，处久了都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感情来。譬如对着那一片房子的风景。

之前一年，在当地住酒店时曾路过那里，那次是车行，只是远远地望，说是那房子就在那一片中间，我的目光根本找不到落脚点，在我眼里，那一片根本就是千篇一律的单调，甚至有点荒凉。

第二年住进那房子时，正是傍晚时分，暮色苍茫中匆匆瞥了一眼室外，依旧是荒凉。后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地对周边有了一点感觉，再后来，居然有了依恋感，每天，不管上午下午，只要看书码字累了，坐不住了，就会想到去看看房子外面的一切。

室外的一切，表面上改变不大，除了树色草色由青返黄，路边知名或不知名的花渐次萎谢。看得久了，仔细了，愈发地觉得

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一种生命深处的变化，而且应和着早晚阴晴的天色，交替变幻着色彩、画面甚至细若游丝的声响，那是只有在极端静谧的环境里才能感觉到的。

不一样的风景  
张光武

房子前的路面上，那片草色中，不规则地横躺着几方褐色的石柱，不知是哪一年造房遗漏的材料，如今居然也成了那景致一种特殊的点缀。房子的正对面，是一片稀疏的林子，从林子的缝隙间，可以望到不远处另一片屋舍，那是又一个村子。林子延伸到公路边，越来越密，一道长沟阻断了林子，那道沟就像村界，画地为牢地把那片小区、那村子圈在其中。

我从房子里走出，通常走到长沟止步，然后往回走，那是我每天的散步。即便在那样一个空间里，仍然不断有新的发现点燃我的兴趣，譬如在那片越来越密的树木中，我惊喜地发现了虬枝盘结和错

落伸展的画意；譬如那在日晒雨淋中褪尽色泽的滑滑梯，像是在暗示人生的沧桑变化，那些当年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都去了哪里？还有那天上云气永无穷尽的变化，那在渐渐暗去的夜色里鳞次栉比的屋舍轮廓。还有，那极偶然出现在草地上打球或交谈的邻居们，虽是匆匆一面，却成了我脑海中定格的画面。当地的得克萨斯人似乎难得出现在户外，除非陪伴孩子一道活动，酒馆应该是当地人气指数最高的场所。

没过多久，万圣节临近，村子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门前户后，或奢或俭，出现了各种灯饰，大多以南瓜为主题，沿路目巡，光亮熠熠，别有意趣。过节那天，下着濛濛细雨，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当地的教堂，络绎接踵，车辆把教堂前的一大块空地停得水泄不通，穿着盛装的男女老少自觉地在教堂前排起长队，有一种令人起敬的仪式感。信仰和习俗总是温润而固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那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入夜以后，家家室内灯火通明，等待预期中的不速之客，门铃响处，一群服饰亮丽的男孩女孩，戴着各种面具头饰，聚集在门前索要糖果，又在欢笑声中离开。年年如此，这是大众的节日，是一种代代相传、祥和而欢乐的民俗。

常常，入夜以后，我独自站在草地上，注视着房子后面的那一大片天空，那是一片血红色的火烧云的世界，我目不转睛地眼见它在夜色中渐渐消失，才意犹未尽地回进屋内，仿佛做完了布置的功课。其实在那段时间里，从早到晚，我的整个身心都是轻松和惬意的。

不久前，听说那栋房子已经卖了，我的心头不免隐隐作痛，我又回想起那些日子里房子外面的风景，回想起那片草地和天空，回想起那些树木和云气，回想起在室内读书码字的静谧气氛，回想起那狗、那猫、那兔子和乌龟，回想起那个天地同乐的感恩节。但回过头来再想，这世间的许多东西，与你相遇只是一种缘分，跟你别离才是一种必然，人生一定要学会的是，在浅尝和深醉间把握好度，有舍有得，才不致伤感伤身。因为，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一样的风景中行走，没有一片风景是永远属于你的。

前段日子，我静静呆在家里，但头

发却在不停地生长。习惯短发的我头发长了就难受，但出去理发又违背了居家原则，真是进退两难，颇为纠结。“二月二”之前，我突发奇想：何不教老婆给我理发呢？老婆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但后面补上一句“你走不出门别怪我哦”。

江海洋

一会儿蹲这么吃力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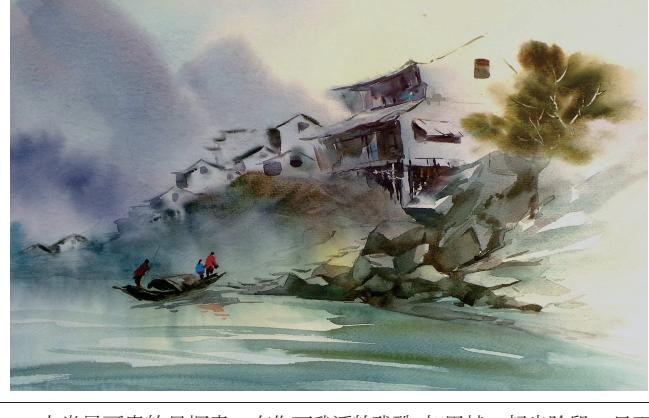
又过了一会儿，发觉她站在我的右侧在剃我左边的头发。我笑着指正她：剃右边头发人要站在右边，剃左边头发人要站在左边，这样既能看得清也能剃得好，否则，自己都别扭啊……

这么边教边实践，总算“大功告成”了。我马上照镜子看看老婆的成绩，发觉她虽然戴着老花眼镜，但还是在我头上留下一小撮一小撮的长头发，尤其在耳朵背后藏得更多一些。我只有自己拿着剃刀对着镜子“打扫战场”。但是看得见的给打扫了，还有看不见的就“留作纪念”了，想想老婆“七十多岁再学吹打”是挺不容易的，好在五十年前我学剃头时讲究的罗旋头、一边倒、三七开这些发型现在都已过时了，而过去我们认为被剃坏了的发型，如崇明蟹头、阴阳头……却成了现今的个性与时髦。老婆啊，你尽管大胆在我头上尝试，或许哪天给我剃了个怪发型被当成今天的时髦流行开来，我还可以申请个专利呢。

我们夫妻今年都年逾古稀，想当年在农场多年，却没有带过一个徒弟，今后当然也不会再有带徒弟的机会。这辈子老婆既然是我的开门徒弟，也成了我的关门弟子。非常时期，我更深感到，老婆，你是我的唯一！

十日谈  
暂停键下的充电

明起刊登一组  
责编：郭影 《云上生活》

家乡（水彩画）  
张国坤

人类最可贵的是探索精神，如论生存之道，则有不及植物之处。但这是不足为奇的，植物经过亿万年的世事沧桑，人类的历史实在还太短。

根据 DNA 的比对，16 亿年前一次质体 (单细胞真核生物) 内的共生事件 (一个不会光合作用的单细胞真核生物与另一个会光合作用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发生了共生关系)，促成了植物的诞生。简单说，植物获得了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养分的本领。因此有人说，植物这名称，管它叫“古质体类”更为准确。但为了与“动物”之称相对应，还是用“植物”来得方便。

迈克尔·波伦 (美) 在《植物的欲望》一书中谈到：植物是自然界的炼金士，是把水、土和阳光改造成一系列珍贵物质的专家。并称“光合作用”是“一种把阳光转化为食物的奇妙招数”。

植物共生的本质造就了其生存能力的强大。植物用于维系生存的养分，直接取自大自然，而不是必须吞噬其它生物。动物的生存受到食物的限制，往往

有你死我活的残酷。如果某一食物链发生断裂，将导致严重的生存危机。

植物繁衍方式也具有优势。它们凭借大量的种子传播开来，并通过使自己成为食物，由迁徙的动

植物和候鸟担任义务的投递员，将种子带去远方。种子的生产能力极强，不像鸟类的蛋那样脆弱。试想，如果我们要把一批种子运往外星，所需成本是最低的，如果运送鸟蛋就要提高成本，倘若运送一批人，成本将会高得离谱。

植物以甘美的果食吸引人类，亨利·大卫·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写道：“苹果树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两者关系密切，是引人注意的。”人类发现了苹果，并大量栽种，而苹果树则得以繁榮。

植物的再生能力让人类望尘莫及。人类失去肢体，无法复原，而假肢对人来说是痛苦和不自然的。植物被砍伐后都可以抽出新枝。它们可以复制自己，而人类的克隆技术则处于

起步阶段，且面临社会伦理观念的极大挑战。植物中的长寿者，也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几百年的树龄不算什么。

植物的生存之道最成功之处，是它们成为了地球环境的主导者，它们的生存状态，甚至决定了其他生物的生存命运。植物兴则万物兴，植物亡则万物亡，恐怕一点都不夸张。

植物于 4 亿年前登陆，在约 3.5 亿年前的泥盆纪中晚期，地球上出现了森林。森林改变了地球的环境，为大地披上了绿装，完善了地球生态系统，也为动物的登陆创造了条件。而人类如果能从植物的生存之道中取到真经，或悟出点什么，必然会完成自己新的上升。

画眉鸣春，声音清亮清亮的，再下点雨，湿了青山，雾蒙蒙的，就更美了。清代画家华嵒《春雨画眉》图，描绘出这一幕。一只画眉立在枯树的枝头上，弓着身子，睁着眼，注意力非常集中地朝下看，并张着嘴在叫。树下，月季开了几朵，瘦竹风中摇曳，湖石稳稳矗立。题识云：“画眉声里春山雨，细细飕飕偏耐听。戊辰春三月，新罗山人写于解弢馆。”钤“华嵒”、“布衣生”、“枝隐”三方印。图中画眉在叫什么？看什么呢？大概看到的是春，叫的也是春吧！

生物与另一个会光合作用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发生了共生关系，促成了植物的诞生。简单说，植物获得了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养分的本领。因此有人说，植物这名称，管它叫“古质体类”更为准确。但为了与“动物”之称相对应，还是用“植物”来得方便。

迈克尔·波伦 (美) 在《植物的欲望》一书中谈到：植物是自然界的炼金士，是把水、土和阳光改造成一系列珍贵物质的专家。并称“光合作用”是“一种把阳光转化为食物的奇妙招数”。

植物共生的本质造就了其生存能力的强大。植物用于维系生存的养分，直接取自大自然，而不是必须吞噬其它生物。动物的生存受到食物的限制，往往